

人生借鉴译丛

Vierziger

名人四十不惑

[德] 格哈德·普劳泽 著

《时代》周刊著名专栏作家真诚奉献！

中华书局

《人生借鉴译丛》

孔德明 印芝虹 主编

四十不惑

[德] 格哈德·普劳泽 著

[德] 曼弗雷德·B. 梨木若特 图

张 晶 马丽丽 译

孔德明 校

中 华 书 局

**Vierziger.Ein Geschenk für alle zwischen 40 und 50 by
Gerhard Prause**

Copyright © 1983 by Gustav Lübbe Verlag GmbH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京图字:01-2002-332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十不惑/(德)普劳泽著;张晶,马丽丽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人生借鉴译丛/孔德明,印芝虹主编)

ISBN 7-101-03974-X

I.四… II.①普…②张…③马… III.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7822 号

书 名 四十不惑

丛 书 名 人生借鉴译丛

著 者 [德] 格哈德·普劳泽 [德] 曼弗雷德·B. 梨木若特 图

译 者 张 晶 马丽丽

责任编辑 王瑞玲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6³/₄ 字数 80 千字

印 数 1-5000

国际书号 ISBN 7-101-03974-X/I·505

定 价 14.00 元

前 言

小的时候,人们渴望自己尽快成长,以便早日长大成人。但长大后,即便才二十多岁,大部分人就想推迟年龄增长以及后来成为老人的过程。没有人愿意在二十六岁时就被算作三十岁的人,即使到了二十九岁也还是不愿意;但在十年之后,也就是三十九岁的时候,大家却愿意说自己仍属而立之年。这种情况发生在所有的年龄段,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岁的人同样如此。

可见数字会对人产生一种很大的心理影响,几乎没有人可以逃脱。尤其是生命年轮中的整岁数,它们让人感觉是一个跳跃,一个深刻的变化,但同时也给人以欣慰,庆幸自己毕竟达到了这个年龄,因为这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情。逢十的整生日给人们提供了契机,去感激和总结,去回顾过去十年,也去展望未来十年,去祝福自己以及享受别人的祝福。庆祝生日是一个古老而又美丽的习俗。

“人生借鉴译丛”向大家讲述古往今来著名的或人们所熟知的人物在某个年龄段的种种境况遭遇:他们的生日是如何度过的?他们生理心理状态如何?经历过什么?有何规划以及有何行动?他们曾有过什么样的困惑?他们是否幸福?对未来还有着信仰,还是早已灰心断念?在讲述的过程中尽量做到让名人自己来谈体会,而且尽可能详尽,为此我引用了他们的信件、日记或自传里的一些文字。因为他们自己的表述最能说明他们期待什么,他们担忧什么或者他们为什么而高兴。

亲爱的读者,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年岁几何,都将在这些表达和描述里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问题和境况。因为从根本上说几乎一切都被其他人经历过、遭受过、期待过、畏惧过,包括衰老这惟一能够延长生命的现象。同

时，以整个生命长河为背景来观察某个特定的年龄段，人们会不断地认识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只有在这种时候人们才会明白——这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安慰——即使伟人、名人和成功人士也会一次次陷入茫然无助，甚至绝望的境地。然而，读者看见，生活又继续前行了，并且往往就在这时，柳暗花明又一村，幸福迎面走来。

格哈德·普劳泽



奥托·冯·俾斯麦

Otto von Bismark

1815—1898

“要么成为最坏的流氓，要么就成为德意志最伟大的人。”

死亡线上的普鲁士人

——俾斯麦

奥托·冯·俾斯麦：普鲁士王国首相，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宰相，著名的“铁血宰相”。他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使普鲁士王国迅速强大，并在普法战争中获胜，最终使德国统一。

经常有人这样说：四十岁的人应该有所建树，应该身居高位，至少应该知道下面的路该怎样走。许多人把四十岁看作是一个人生转折，至少是在别人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因为从这时起生命进入第五个十年，当他自己也到了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也许感觉就会不同。

2400年前，希腊医生希波格拉底将人的一生分为七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十年，头三个阶段被看作上升阶段，后三个阶段被看作是下降阶段。希波格拉底认为，四十岁的人开始迈向生命

的第五个十年,这是人一生中的巅峰时期。在他之后,许多人也都这么认为。

后来,新的年龄划分更有利于四十多岁的人。有人把人的一生分为九个十年,四十岁的人仍属于上升阶段,而五十岁的人才到达中间阶段,随后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的人为下降阶段。当然这只是泛泛之谈。至于具体的人是怎样的,当然无法知道。一个二十岁的人也可能已经到了生命的中期,甚至可能直接到了生命的末尾。这应另当别论。但是可以看出,个别人的生命长短与平均寿命及期望的生命的过程并不相同。

俾斯麦四十岁时,他好像不再有上升的感觉,而是觉得自己开始走下坡路了。当他哥哥祝贺他四十岁生日的时候,他向哥哥坦言道:“非常感谢你的生日祝福。面对四十岁的门坎,我感到不寒而栗,我即将跨越生命的顶峰,然后顺流而下,一天天向祖先的坟墓靠近。而我还自以为正处于生命的开端,计划着做这做那。自1839年我回到科尼普豪夫以来,时间过得多快

啊……”

奥托·冯·俾斯麦四十岁时，可以说他已身居高位了。他于1815年4月1日出生于祖籍地——易北河东部的阿尔特马克，自从1563年以来俾斯麦家族一直居住在那里。从法律系毕业之后，俾斯麦失望地被局限在管理祖业财产的事务中。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要么成为最坏的流氓，要么就成为德意志最伟大的人。”后来，他步入了政坛，开始是州议会成员，后来成为第二普鲁士议会成员。他四十岁时已经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议院中做了四年的公使馆参赞和公使，与约翰娜·冯·普特卡门结婚九年。他们有三个孩子：七岁的玛丽、六岁的赫尔伯特和不满三岁的威廉。

直到一年后他的四十一岁生日，俾斯麦才坦然接受自己已是四十岁的人的事实。他也不再会有顺流而下、离家族坟墓又近了一步的想法。但是四十岁的他要突然地、出乎自己意料地面对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比他大五岁的哥哥也造成了困扰。他哥哥写信祝贺俾斯麦的生日，

一天后，俾斯麦给他哥哥写了回信：“我为你感到惋惜，你发福了，因为我有过这样的经验，知道身体发福会带来怎样的烦恼。”他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可是我们已经知道，一直喜欢吃喝的俾斯麦很快就变得很胖了。后来，他的体重竟达到了 125 公斤，但是这时他已经跨入六十岁的年龄段了。

在他四十四岁生日的这一天，即 1859 年 4 月 1 日，俾斯麦接受了他在圣彼得堡的新职位，在沙皇帝国任普鲁士公使。那天，他开始给留在法兰克福的妻子和孩子们写信：“我最亲爱的！今天，你和孩子们的来信令我非常高兴，它使我整整半小时完全忘记了我们之间相隔的 300 英里。……1859 年 4 月 1 日圣彼得堡。”三天之后，他才得以把信继续往下写：

“前面几句话是在我生日那天写的，后来因公务繁忙就中断了。说来很巧，我刚好是在 4 月 1 日开始任职，那天沙皇亲切地接见了，这见面成了一份生日礼物。然后，我和克虏伯喝了莱茵河葡萄酒和香槟并为你祝福，共花了七个卢

布！我们喝得非常开心。但我的工作太多，令我有点儿吃不消。从昨天早晨开始我就和麦能道尔夫谈工作，谈了五个小时，只睡了五个小时，然后又工作到现在，已经下午三点钟了，我一直在写信、口授、做必要的访问。克虏伯不是一位得力的助手，韦特又在发牢骚了。半小时以后我必须把这封信寄出。四点半我将和皇太后共同用餐，她对我非常好。我每天都要做的工作就是访问、接见，收读三封用密码写成的公函，每天来回跑很多的路。请你把所有可能带来的东西都打包，包括很多小东西，尤其是床上用品。别忘了在荷兰必须事先和搬运商说好，东西要装上船，要运到圣彼得堡，不能只送到喀琅市就靠岸。否则需要花很多钱。粗糙的木制家具、床架等等不需要箱子，直接捆绑就可以了。胡桃木在这里就像花梨木一样贵重、一样时髦！我本来想给你写一封长信，我亲爱的天使，可现在我必须快点写完。我最乐意给你写信，我的心肝。在这里的4月1日，也就是德国的4月13日，我又过了一次生日，就是挨着你生日的那天。涅瓦河

像岩石一样坚硬，运货车行驶在映着路灯的冰面上和路道上。代我亲吻孩子们，你一直是我的最爱，愿上帝与你同在，你最忠诚的俾斯麦。”

由于俄罗斯日历与德国日历有时间上的偏差，所以他在4月13日再次庆祝他的四十四岁生日。俄罗斯的4月1日是德国的4月13日。所以，他的生日几乎和4月11日出生的妻子约翰娜同时庆祝。在她的这一天生日，即三十五岁生日，俾斯麦只发了一封电报：“问候你，祝福你！我很好，涅瓦河还结着相当厚的冰。俾斯麦。”几天后，他才有空给妻子写了一封内容详细的信。他给她描述了白天所做的工作，描述他看过的想用来办公和居住的房子。最后他说：“我们喝了很贵的莱茵河葡萄酒和香槟酒为你庆祝！你对家乡情况和那里天气的描述使我感到忧伤！这冰雪世界让我第一次觉得伤感！这样的天气以后可能经常会遇到，但愿……正如我们这里的俄罗斯人说的一样，上帝保佑我们！”

四十多岁的俾斯麦在俄罗斯感到很不适

应，他等了很久才终于等到冰消雪化和灿烂的春天。可是还在初夏，他就错误地估计了天气。他在后来的《思考和回忆》中写道：“我还不适应圣彼得堡的天气。1859年6月我在一家供暖设备很好的跑马场连续跑了几圈后，没穿皮衣就回家了，路上还停下来观看新兵训练。第二天，我的四肢就患上了风湿痛症，我不得不长期和这种病作斗争。”

不久，他想回德国接妻子和儿女来圣彼得堡。四十四岁的俾斯麦后来慢慢恢复了身体，风湿病症也基本消除了，但是左腿还感到疼痛。这是两年前他在瑞典南部狩猎受伤而留下的后遗症，当时他没有在意。在圣彼得堡，巴登的公爵夫人给他推荐了来自海德堡的医生瓦尔茨。俾斯麦接受了他的治疗，对这个治疗的结果，三十三年后，他回忆起此事时仍然充满愤怒。他在回忆录中详细作了记载：“瓦尔茨医生主动提出给我开一种药……我觉得没必要用药，因为疼痛已经减轻了。他建议说，为了保险起见，防止伤口在旅途中恶化，还是应该做些预防。他说，这

个药方很方便，只需在我的膝关节上贴一块膏药，一点都不碍事，几天之后它就会自动脱落，只留下一个红斑。在没有了解清楚这个海德堡医生来历的情况下，我听从了他的劝说。贴上膏药后我安然入睡了。四个小时之后，我突然被一阵剧烈的疼痛惊醒。我撕下膏药，但是不能去除已经渗入我那被伤痛折磨的腠窝里的膏药成分。几小时之后，瓦尔茨赶来，试图用小刀把黑色的药块从手掌大的伤口处刮下来，但并不成功，药物的腐蚀作用仍然持续着。我明白了，这个医生是个不学无术、不负责任的人。因为别人的极力推荐我才选择了他。他以歉意的微笑来为自己辩解，说膏药里大概是加了太多的药粉，是药剂师的疏忽。”

如果能被这样的道歉搪塞过去的话，俾斯麦就不是俾斯麦了。他要追查这件事，他向药剂师求教。他继续写道：“我请药剂师找出药方，得到的答案是瓦尔茨把药方收回而且已经找不到了。我没有查出是谁配的有毒药方，只是从药剂师那里得知，膏药中有一种主要成分据说是用

来制造西班牙持久斑蝥的。药剂师回忆说,那膏药中放了非同寻常的剂量。后来,有人提出,是不是有人故意让我中毒。我当时只是把责任归结于这个医学骗子的无知和放肆。”

俾斯麦让人对此事作了相应的调查之后确信,瓦尔茨不过是个骗子而不是一个医生:“他是由于巴登公爵夫人索菲的推荐才进了圣彼得堡儿童医院的,他是海德堡大学蛋糕店师傅的儿子。当学生时不学习,也没通过考试。他的膏药毁坏了我的静脉,许多年来我一直遭受着这个痛苦。”

俾斯麦带着还没有痊愈的伤口,忍痛坐船从圣彼得堡到施泰廷。当时,他曾被建议截肢。“为了寻求德国医生的帮助,我在6月乘船走海路,经过施泰廷到达柏林。剧烈的疼痛迫使我向恰好同船的著名外科医生皮罗格夫咨询。他建议我截肢,在关于自膝盖以上还是膝盖以下截肢时,他建议膝盖以上。但我拒绝了……”

在柏林时,俾斯麦的情况很糟糕。他在给小儿子威廉——乳名比尔写的一封信中提到:“我

亲爱的小比尔,我是如此地虚弱无力,以至于我不能直坐,也不能写字。但是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想把祝福送给你,我亲手写的祝福。同时,我还要送你两本书,是描写优秀的普鲁士战士的。那位老德夫林格尔先生,虽然他曾经是个裁缝,使用的是铁尺,但是他是我曾祖父的祖父,我们都是他的后代。你们亲爱的妈妈一直在照顾着我,不管白天还是夜晚……”他才写了几行就中断了。“我不能再写了,我又没力气了;向祖父母问好……”——两天之后,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行走令我浑身酸痛,脑袋昏昏沉沉,容易烦躁。我很容易发火,经常三天不吃不睡。”

在用尽了各种治疗方法都不见效果后,俾斯麦决定——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去瑙海姆疗养地接受治疗。经过治疗,他的腿伤大有起色,不仅可以行走,还可以骑马。几星期后在回圣彼得堡的途中,“正如医生估计的那样,生长并且附着在被破坏的静脉中的血栓自动脱落,进入循环血液中,引起了医生认为足以致命的肺炎。但是一个月之后,我就痊愈了”。